

午夜文库典藏本·第二辑

THE TRAGEDY OF Y

Y的悲剧

(美)埃勒里·奎因 著 许琼莹 译



E l l e r y Q u e e n

Y的悲剧

The Tragedy of Y

(美) 埃勒里·奎因 著

许琼莹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Y的悲剧 / (美) 奎因著; 许琼莹译. —2版.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133-0161-9

I. ①Y… II. ①奎… ②许… III. ①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82078号

The Tragedy of Y

by ELLERY QUEEN

Copyright © 1932 BY BARNABY ROSS

COPYRIGHT RENEWED BY ELLERY QUEE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CK TIME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6-3560



Y的悲剧

(美) 埃勒里·奎因 著; 许琼莹 译

责任编辑: 熊娉婷

统筹编辑: 王欢

责任印制: 韦舰

装帧设计: wesign 未设计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172千字

版 次: 2009年2月第一版 2011年6月第二版

书 号: ISBN 978-7-5133-0161-9

定 价: 3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阅读之前
没有真相

埃勒里·奎因（Ellery Queen）是曼弗里德·班宁顿·李（1905—1971）和弗雷德里克·丹奈（1905—1982）这对表兄弟合用的笔名，他们堪称侦探小说史上承前启后的经典作家，开创了合作撰写推理小说成功的先例。两人本来分别从事广告业和电影业，一九二八年因参加有奖征文，两人开始联手创作侦探小说。三年后两人都辞去各自的工作，专门从事侦探小说的创作。在合作的四十多年间，他们创作出一系列独具风格的侦探小说，其中大部分以埃勒里·奎因的笔名发表。

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七一年，埃勒里·奎因发表了数十部侦探小说。其中的九部“国名系列”作品和四部“悲剧系列”作品被认为是古典侦探小说最高水平的代表，是后人难以逾越的杰作。

一九四一年，奎因创办了《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对普及侦探文化、提高侦探文学的地位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时至今日，《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依然是世界上最专业、最成功、影响力最大的侦探文学杂志。

奎因侦探小说开创了美国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埃勒里·奎因曾先后五度获得美国侦探小说的最高奖项埃德加·爱伦·坡奖，在历次“历史上最伟大的十位侦探小说家”的评选活动中，埃勒里·奎因均榜上有名。

贯穿埃勒里·奎因全部作品的最大特点是：设局精巧，推理严密。不看到最后，读者很难猜到罪犯是谁，看到谜底后，对作者无懈可击的严密推理只能赞叹。这对表兄弟对自己作品中的谜题设置有着强烈的自信，他们从不屑于误导读者，从不向读者提供无用的信息。每当故事进行到高潮，埃勒里·奎因总会以“挑战读者”的方式与读者一决高下，而挑战通常以读者心悦诚服的失利告终。“挑战读者”的设置，也因此成为了奎因作品的商标和世界侦探小说历史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桥段。

M041《希腊棺材之谜》	M041 <i>The Greek Coffin Mystery</i>
M042《法国粉末之谜》	M042 <i>The French Powder Mystery</i>
M043《中国橘子之谜》	M043 <i>The Chinese Orange Mystery</i>
M044《暹罗连体人之谜》	M044 <i>The Siamese Twin Mystery</i>
M056《红桃4》	M056 <i>The Four of Hearts</i>
M057《王者已逝》	M057 <i>The King Is Dead</i>
M071《另一方玩家》	M071 <i>The Player on the Other Side</i>
M072《脸对脸》	M072 <i>Face to Face</i>
M073《X的悲剧》	M073 <i>The Tragedy of X</i>
M074《Y的悲剧》	M074 <i>The Tragedy of Y</i>
M075《Z的悲剧》	M075 <i>The Tragedy of Z</i>
M076《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	M076 <i>Drury Lane's Last Case</i>
M100《灾难之城》	M100 <i>Calamity Town</i>
M114《凶手是狐》	M114 <i>The Murderer Is A Fox</i>
M135《美国枪之谜》	M135 <i>American Gun Mystery</i>
M166《恶魔的报酬》	M166 <i>The Devil to Pay</i>
M186《十日惊奇》	M186 <i>Ten Days' Wonder</i>
M192《龙牙》	M192 <i>The Dragon's Teeth</i>
M209《犯罪日历》	M209 <i>Calendar of Crime</i>
M213《双面莱特》	M213 <i>Double, Double</i>
.....

致读者的公开信

亲爱的读者：

如果你读了《X 的悲剧》，但错过了书中的“致读者的公开信”，或者干脆没读过《X 的悲剧》——这样的话，当然不会读过该书的“致读者的公开信”——那就听我们说说埃勒里·奎因和巴纳比·罗斯既是两个人又是同一个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他读者可直接展阅这本《Y 的悲剧》）。

《Y 的悲剧》和“哲瑞·雷恩悲剧系列”中的其他三部一样，最初是在“巴纳比·罗斯”这个笔名之下出版的。当时，一系列塑造年轻睿智的侦探人物埃勒里·奎因先生的作品，已经在繁荣的推理小说市场中稳占一席之地。

由于侦探埃勒里·奎因先生的探案故事是以共同的笔名“埃勒里·奎因”为人所知的两位神秘作者创作的，又由于新的作品系列推出了一位不同的侦探——哲瑞·雷恩先生，在“埃勒里·奎因”这一笔名之后隐而不露的两位年轻人觉得有必要取个新笔名，可以这么

说……他们马上这样做了，称他们（他）自己为巴纳比·罗斯。

好了，如果这番解释没将事情说明白，那是因为英语不适于表述涉及多重身份的复杂问题。

或许整件繁杂的事如此简化一下就会容易理解些：我们用“埃勒里·奎因”这一笔名从事创作已达十三年之久；在创作生涯中的某个时期，我们又构思了一个新的人物，把他推到读者面前时便取了一个新笔名——巴纳比·罗斯，这个新笔名的诞生和消失只基于这一目的。

现在，“哲瑞·雷恩—巴纳比·罗斯系列”的四部作品被归到我们的真笔名“埃勒里·奎因”之下，由出版埃勒里·奎因探案作品的出版社再版。我们非常喜爱他们，尤其喜爱哲瑞·雷恩先生，我们确信你的感觉会一样，而这种喜爱会持续下去。

别犹豫了，好好享受《Y 的悲剧》吧，管他是谁写的呢！

埃勒里·奎因

一九四一年春天于纽约

案件中的重要人物

- 约克·哈特 不幸的 chemist，想成为小说家
- 埃米莉·哈特 约克的妻子，哈特家族专断的家长
- 康拉德·哈特 哈特家的长子
- 芭芭拉·哈特 哈特家的长女
- 吉尔·哈特 哈特家的次女
- 路易莎·坎皮恩 埃米莉与前夫之女
- 马莎·哈特 康拉德的妻子
- 杰奇·哈特 康拉德的儿子
- 比利·哈特 康拉德的儿子
- 埃德加·佩里 哈特家的家庭教师
- 阿巴克尔太太 哈特家的管家
- 乔治·阿巴克尔 管家的丈夫，哈特家的司机
- 弗吉尼亚 女佣
- 史密斯小姐 照顾路易莎的护士

约翰·戈姆利 康拉德的商业伙伴

切斯特·比奇洛 哈特家的律师

特里维特船长 哈特家的邻居

梅里亚姆医生 哈特家的家庭医生

萨姆 纽约市警察局巡官

席林 法医

哲瑞·雷恩 退休演员，将兴趣转向侦破罪案

奎西 哲瑞·雷恩的化妆师

福斯塔夫 哲瑞·雷恩的管家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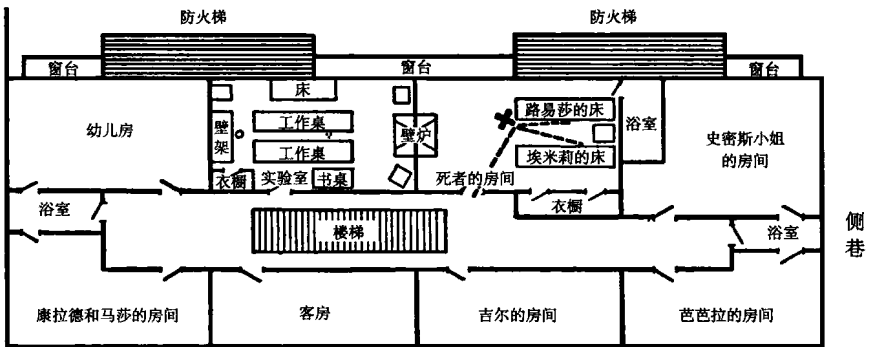
致读者的公开信
案件中的重要人物

1	序幕
27	第一幕
155	第二幕
237	第三幕
289	收场白
293	幕后

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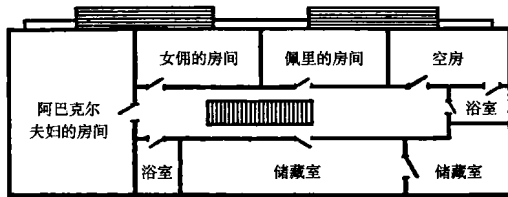
每一出戏好比一餐饭……
序幕是餐前祷告。

花园



第二层

哈特宅邸顶部两层平面图



顶层 (阁楼)

第一场

陈尸所

二月二日，晚上九点三十分

在那个非比寻常的二月的下午，深海拖捞船拉维尼亚 D 号自漫长的大西洋旅途归来，驶过沙钩岬，向汉考克港尖鸣汽笛，船首推波船尾迤邐地一路进入下湾。船上渔获不多，肮脏的甲板有如一片杀戮战场，腥臭的大西洋海风令人反胃，船员们诅咒着船长、海洋、鱼群、铅黑色的天色和左舷侧斯塔登岛那片不毛海岸。酒瓶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水手们在散发出恶臭味的防水衣下哆嗦。

一个靠在栏杆上、忧郁地凝视着蓝色海浪的大个子，突然挺直了身子，通红的面孔上两眼暴突，大声叫嚷起来。船员们往他食指指点的方向看去，三百英尺远的地方，有个小小的、黑黑的、无疑是死人的东西，在海湾里时浮时沉。

船员们兴奋不已。“左满舵！”掌舵的人身体向舵轮一靠，吆喝一声。

拉维尼亚 D 号开始笨拙地向左舷移动，每一个关节都吱吱嘎嘎地响着，像只警觉的野兽紧盯着猎物，一圈圈地越来越逼近那个物体。船员们又乐又兴奋，用撑篙拍打海水，等不及要钓取这天的渔获中最诡异的一条鱼。

十五分钟后，那物体躺在潮湿甲板上一汪腥臭的海水里，外观凌乱，腐烂得不成形，但无疑是个男人。从尸体的腐烂状况来看，这个人显然已经在深海受潮水冲刷好几个星期了。此时船员们双手交握于背后立在甲板上，一片沉默。没有人去碰一下尸体。

就这样，鱼臭气和海风的咸味灌进毫无气息的鼻腔，约克·哈特开始了他最后的旅程。污秽的拖捞船，是他的棺架；身着满是鱼鳞的粗布服、一脸胡子的粗鲁船员，是他的护柩人；水手们的轻声诅咒和吹过窄湾的风声，则是他的弥撒曲。拉维尼亚 D 号湿漉漉的船鼻轻轻地划过满是浮渣的水面，缆绳被系上贝特利岸边的一个小船台。从海上带回来一件意外的货品，船员们比手画脚，船长喊破了喉咙，港口官员点点头，简略地查看了滑溜溜的甲板，小小的贝特利港办公室里电话震天价响。约克·哈特则安眠在一块防水焦油布下面。但这种安宁没维持多久。救护车匆匆赶到了，身着白衣服的医护人员抬走了湿漉漉的遗体。丧葬队伍离开海面，响亮的警笛奏起挽歌，约克·哈特被人从下百老汇载往专供认领遗体的陈尸所。

他的一生诡异又神秘。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即圣诞节四天前，住在纽约市华盛顿广场北边的老埃米莉·哈特，向警方申报她的丈夫失踪。他在那天早晨无人留意时，没与任何人道别，走出那幢圣物盒般代表哈特家族财势的红砖华夏，就这样无影无踪了。

老头子不知去向，老埃米莉·哈特对她丈夫的失踪也无从解释。人口失踪处提出的说法是，哈特遭人绑架，可能会有人来要赎金，但是这个说法不久就被打破，因为老头子的富有家族并未接到任何所谓绑匪的只字片语。报纸上还有其他各种说法：其中一种指称哈特被谋杀了——举凡涉及哈特家族的事件，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哈特家族坚决否认这种可能：约克·哈特是个从不得罪人的小人物，是个没有什么朋友的安静老人，而且根据到目前为止的调查，没有任何敌人。另一家报纸或许是根据哈特家族出奇怪异热闹的历史，推断老头子只是离家出走——逃离他专横的妻子，逃离他那群令人厌烦、离经叛道的孩子，逃离他那叫人神经衰弱的家。可是这个说法后来也不被接受，因为警方指出，他的私人银行账户头没被动过。也由于这项事实，有关一个“神秘女子涉及此案”的臆测不攻自破。对这种暗示极为愤怒的老埃米莉·哈特，断言她丈夫已经六十七岁高龄——处于这个年纪的男人，极不可能因为一团小小的欲火而背弃亲人、抛弃财产。

经过五星期不眠不休的追查，警方下了一个结论——自杀。看来，警方这次说对了。

由纽约市警察局刑侦组的萨姆巡官担任约克·哈特这场简陋葬礼的牧师，委实合适不过。他全身上下无一处不大不丑：一张严肃丑陋的脸孔，豁鼻子，烂耳朵，硕大的体架上长着大手大脚。你会以为他是退役的重量级拳王，他的指关节因为常年打击罪犯而破皮、结瘤；头部有灰有红：灰白色的头发，砂岩般的红脸，严厉的眼神。他给人的感觉是实在、可靠。他颇有头脑；作为一名警察，算是相当坦率诚实。不过，经过常年几无指望的奋战，他也已经见老了。

这次这个案子倒是不太一样。从申报失踪、寻人未果，到发现遭鱼啃食的尸体，还有充足的指认身份的证据，一切都公开明朗。但是既然有他杀的说法存在，巡官认为，他就有责任解人疑惑，让此事尘埃落定。

纽约地区的法医席林医生向助手示意，赤裸的尸体马上从解剖台被移到推床上。席林那矮胖的德国人身体弯向大理石水槽，洗净双手，消毒一番，然后彻底把手擦干。等他把又肥又小的手掌擦拭得令自己满意之后，便掏出一根满是齿痕的象牙牙签，开始若有所思地剔起牙齿来。巡官叹了口气，差事终于办完了。一旦席林医生开始挖蛀牙洞，那就表示谈话时间到了。

他们一同跟在推床后面走到陈尸所的存尸柜前，没有人开口，约克·哈特的尸体被放在一块平板上。助手转身探询：推进壁柜吗？席林医生摇摇头。

“怎么样，医生？”

法医拿开牙签。“很明白的案子，萨姆。从肺部可以看出来，这个人几乎是落水以后马上死亡的。”

“你是说他马上淹死了？”

“不，他不是淹死的，是中毒死的。”

萨姆巡官对着陈尸板皱眉。“那么这是谋杀了，医生，我们判断错了。那遗书可能是有人安排的。”

席林医生藏在老式金边眼镜后面的小眼珠炯炯发亮，丑陋的秃头上戴着一顶灰色的小布帽。“萨姆，你实在是个直脑筋，中毒不一定是谋杀……对，他体内残留有氢氰酸，这代表什么？我会说这个人站在船上的扶栏前，吞下氢氰酸，然后掉进或跳进水里。补充一句，是海水。那是谋杀吗？萨姆，你原先就说对了，是自杀。”